

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二

錢唐袁枚子才

愛物說

婦人從一而男子可以有勝待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陽而抑陰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以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貴清而賤濁也。二者皆先王之深意也。先王有治世之權不必明言其故而但定其制使民由之後世不察見孟子訓愛物佛家戒殺于是人與物幾溷淆而莫分。蕭子良之慧蘇子瞻之聰皆惑焉。夫愛物與戒殺者其心皆以爲仁也。然孔子論仁曰愛人不曰愛物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不曰立物此意惟呂覽

得之曰仁于萬物不仁于人不可謂仁不仁于萬物獨
仁于人可以謂仁仁也者仁乎其類也此可謂善言仁
者也愛人不難知所以愛人爲難孔子教弟子泛愛衆
必曰而親仁孟子稱堯舜之仁必曰急親賢人之中尚
宜擇仁者賢者而愛之况物乎古者執雉執雁四靈爲
畜愛其物之類人也誅盜賊刑僉壬惡其人之類物也
廐焚子曰傷人乎不問馬衛侯之馬啓服死公命爲櫨
子家子請食之以不愛爲愛而愛乃大以不仁于物爲
仁而仁乃純然則孟子稱數罟不入污池禮大夫無故
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奈何曰此非愛物正所以愛
人也懼魚之不繁將不足于食懼大夫士之有故將不

得殺羊犬豕故儉惜畜養之以待其食與殺耳爲人計
非爲魚鼈羊犬豕計也然則君子何以遠庖厨曰此非
愛物亦所以愛人也恐近庖厨則不忍不忍則不食遠
庖厨則忍忍則食然此亦寓言耳與勸好貨好色同不
可以詞害意也孟子欲充齊王不忍之心以保民而王
故因牛而戒及庖厨觀下文權輕重度長短之言則賤
禽獸而重百姓之意昭然若揭不然孟子非不食庖厨
者也見其死聞其聲則不食不聞不見則食之是後世
鄉曲之儇掩耳盜鐘之說也彼齊王之興甲兵危士臣
民之死于鋒鏑者皆在數百里外齊王所不見其骸骸
不聞其哀號者也比之庖厨不更遠耶而得謂之君子

牡丹說

冬月山之叟擔一牡丹高可隱人枝柯鄂韡蕊葉以百數主人異目視之爲損重貲慮他處無足當是花者庭之正中舊有數本移其位讓焉羈錦張燭客來指以自負亡何花開薄若蟬翼較前大不如怒而移之山再移之特立枯死主人慚其故花且嫌庭之空也歸其原數日亦死客過而尤之曰子不見夫善相花者乎宜山者山宜庭者庭遷而移之在冬非春故人與花常兩全也子旣貌取以爲良一不當暴摧折之移非其時花之怨以死也誠宜夫天下之荆棘藜刺下牡丹百倍者子不能盡怒而遷之也牡丹之來也未嘗自言曰宜重吾

價○宜○置○吾○庭○宜○黜○汝○舊○以○讓○吾○新○一○月○之○間○忽○予○忽○奪○
皆○子○一○人○之○爲○不○自○怒○而○怒○花○過○矣○庭○之○故○花○未○必○果○
奇○子○之○仍○復○其○處○以○其○猶○奇○于○新○也○當○其○時○新○者○雖○來○
舊○者○不○讓○較○其○開○孰○勝○而○後○移○焉○則○俱○不○死○就○移○焉○而○
不○急○復○故○花○之○位○則○其○一○死○其○一○不○死○子○亟○亟○焉○物○性○
之○不○知○土○宜○之○不○辨○喜○而○左○之○怒○而○右○之○主○人○之○喜○怒○
無○常○花○之○性○命○盡○矣○然○則○子○之○病○病○乎○其○已○尊○而○物○賤○
也○性○果○而○識○暗○也○自○恃○而○不○謀○諸○人○也○他○日○子○之○庭○其○
無○花○哉○主○人○不○能○答○請○具○研○削○牘○記○之○以○自○警○焉○

清說

清慎勤三字司馬昭訓長史之言也後人奉之不以人廢言耳然以畏蒞爲慎以瑣屑爲勤猶之可也以谿刻爲清所傷者大不可以不辨民之初生無不清也茹毛而已巢居而已民之初生又不能清也不能不食而茹毛不能不居而構巢中有聖人焉增之以玩好文之以器用懼其過也以禮節之自夏桀酣歌恒舞而伊尹有儉德之戒周末文勝三家者以雍徹而夫子有寧儉之戒皆有爲言之也後世不然或無故而妄織蒲矣或無故而與螻爭食矣彼所好者在乎矜名以自異則不得不權其輕重舍此以鬻彼是儉其外而貪其中潔其末

而穢其本也。烏乎清且天下之所以叢叢然望治于聖人。聖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無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懷。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聖人也。好貨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積倉有聚糧。無怨無曠者。聖人也。使衆人無情欲。財人。類久絕。而天下不必治。使聖人無情欲。財漠不相關。而亦不肯治天下。後之人雖不能如聖人之感通。然不至忍人之所不能忍。則絜矩之道。取譬之方。固隱隱在也。自有矯情者出。而無故不宿于內。然後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動也。一餅餌可以終日。然後可以浚民之膏。滅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謝絕親知。儼

仆無所避然後可以固位結主而無所躊躇也彼不欲
立矣而何立人已不欲達矣而何達人故曰不近人情
者鮮不爲大姦然則孔子何以有耻惡衣惡食之誚曰
惡衣惡食嫌之者人之情也恥之者心之陋也不曰嫌
而曰恥則是以衣食爲重輕故賤之也不然色惡不食
臭惡不食夫子非甘于惡衣惡食者也而何以傳于此
言也且當賤貧時而以惡衣惡食自輕則當貴富時必
以惡衣惡食自重子路衣敝緼袍非可以衣狐貉而故
爲緼袍也素貧賤行貧賤也若可以狐貉而故爲緼袍
則必有緼袍狐貉之心交戰于中而伎求起伯夷以餓
死稱清而陳文子有馬十乘亦稱清清以心求不以迹

取也。然則奢儉宜何從。曰。聖賢以禮爲歸。豪傑惟情自適。徐邈當魏武崇儉時不改其奢。當魏文崇奢時不改其儉。此衷之以禮也。武元衡當楊綰朴素之時盛飾如故。孔思遠得珍玩服用不疑。及其屢空蕭然自得。此自適其情也。此三人者。真清者也。清美名也。有大力者以美名震之。而不移。則有大力者以惡名誘之。而更不動。知此者可以立身。可以觀人。

玩古者說三篇

人老而尊物古而玩宜也人壽不如物而以物之壽者
爲娛人之情也器虛澡盤古而麤者也不妙于目山河
日月古而虛者也不私于我于是求之于玉于銅于磁
于硯于琴于竹漆于紙墨于書畫此必至之勢也非好
事者之爲也或曰是非聖人之道歟余曰不然魯糖衛
柯夏璜殷琥封父之繁弱鍾叔之離磬此見于三代前
者也任后爭鬯尊藥大辨齊器寶憲取仲山父鼎此見
于三代後者也古物之興由來尚矣然則物古皆足玩
歟曰亦非也未古貴真已古貴精有古玉焉其得于天
者如截肪成于良工者如切泥然後開其渠眉礪以礪

諸而又不深于壤不燁于火不齧于鉏銚不撓契于後
起者之錐刀然後葩耀其精樸屬其形稱至寶矣猶人
有絕德雋才長于朱門遇于聖明推排于世故而又
不爲襲菲之所傷然後器成而品尊非徒以齒尚也其
他物例是今訾竈之人率弄古物爲娛靳拳膠目絕欲得
之然而或寶康瓠或欽燕石嵒行濫觴然自以爲信
矣及至胥子知音斥于內府奇賞不得僂售不可乃不
速眎其目醜其手而反相與憑怒碎詬以爲世物無古
也古物聞之笑識古者聞之悲

或曰古物之遇不遇果有數乎曰不遇者其常也遇者
其偶也雖然世之人不求不珍于古物無惜也求之而

不以誠珍之而不甚至于古物亦無惜也何也不求不
珍其可求可珍者自在也一旦而求之珍之不可知也
惟其求之誠珍之至自以爲無所不用其極而卒與僞
且馳則所謂瞽而字伯明者也于是果于自信輕于誣
物而古物當其前或拉裸摧燒之矣其病一在于好其
名一在于強爲解夫漢之爲言含也古以美玉爲死者
之含莊子所謂死何含珠是也或曰汗也玉入土久則
汗出而斑瀝今訛其音以爲漢豈非漢則無玉乎商之
訓嵌也刻鏤也鄭箋所謂鵠金飾貌是也今昧其義以
爲商豈非商則不飾金銀乎碧琮見鄒陽賦花瓷見宋
廣平語越窯翠色見陸魯望詩今釣奇者以爲始于柴

世宗誤矣。夫無硯理而蒞而托之曰未央宮曰銅雀宣
德無庫焚鑄鑑事而眸而見之曰宣鑑又悞矣。此所謂
好其名也。括異志曰銅入土千年而青。今見啓禎嘉萬
錢才百年已如翠曾者何。青箱志曰書畫千年而絕迹
今見韓滉畫五牛顏魯公自書告身雖千年赫然新者
何。志林曰世無真玉勿燠于火者方是然尚書云火炎
崑崗玉石俱焚者何。此所謂強爲解也。夫古器非什百
爲沓者也。非折閱不市者也。又非鱗人使好鉞人使解
者也。既好矣解矣而又似好非好似解非解好不不如不
好解不如不解不病乎其所不知而病乎其所已知然
則古器之坻伏不出甘心朽壤以終也宜哉宜哉。

或曰古物奚用而子若是其重之曰有用之用小無用
之用大鳳不司晨麟不服軌周鼎不烹飪固不可賤也
且陳彝敦而見升降裼襲之禮焉佩環珮而想采齊肆
夏之度焉對翰墨而忘塵氛溫蠓之嚙焉其重之也亦
猶行夫古之道也曰士大夫既不知古盍假長耳飛目
以矩之曰愛古者非富卽貴富則陝輸貴則佞用賈者
牟大利以辨其偽識者娛餘人以赫其獨夫古不古于
理無所關也今之于理有所關者欲求一操執款款之
小丈夫而不得也而古物之爲銅爲玉爲磁爲竹爲紙
墨爐硯書畫者又不能門扇戶吹嚶嚶然自命曰我良
也彼楷也則奈何曰尚以潢治五采惠之彼覓求者必

交質相競矣。曰此所謂文而不采如覩之見風不終日
定也。曰博古有圖書畫有譜其將循是以迹之歟。曰此
函治氏所謂獨知之貨輪扁所謂糟粕之書也。其不可
傳也死矣。圖譜造于宣和南渡後物已淪于沙漠烏乎
循然則子何獨玩之。曰好生解解生悞悞生悔悔生懼
懼生辨辨生疑疑生虛虛生明八者缺一焉不可也。然
則今之升輿藻度華凡者皆非古歟。曰是何言也。制科
百年而謂其中必無才也固不然。然則古物存者幾何
曰物隨年古今與古環流無窮則物亦環流無窮也。然
而古弁今削古繁重今輕渺古憚而廉今庾而掣古奇
佻而撻綱今穉暴而蠲替今以往其佻巧儼變又不知

其何所極也

黃生借書說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畧四庫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非獨書爲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若業爲吾所有必高束焉度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余幼好書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其切如是故有所覽輒省記通籍後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蟬灰絲時蒙卷軸然後嘆借者之用心專而少。

時之歲月爲可惜也。今黃生貧類予其借書亦類予。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與不幸則其讀書也必專而其歸書也必速爲一說使與書俱。

後出師表辨

後出師表非孔明作也。夫兵危事也。伐國大謀也。張皇六師者。有之一鼓作氣者。有之。拑馬而食。以肥應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者也。若果爲亮作。是亮之氣已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曰。興復漢室。還于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曰。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何其衰也。當是時。街亭雖敗。猶拔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險。如故。後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宣王畏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遽以才弱敵強。民窮兵疲之語。

上危主志下懈軍心而又稱難憑者事以豫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爲而謂亮之賢而爲之乎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敗再言先帝之敗以歸命于天此日者家言也將軍出師而爲此言無謂已不解而欲後主解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貿貿出師悖矣按此表上于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于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之必亡且知已與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鄧艾入蜀時使後主聽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安關口則艾不能入縱入後其時羅憲霍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以

爲乞師東國徵兵南中則蜀不遽亡將士在劒閣者聞
後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
亡而亮出兵時乃先云坐而待亡者何耶然則此表誰
作曰此蜀亡後好亮者附會董廣川明道不計功之說
以夸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毀亮也裴松之稱此表
本集所無出張儼默記陳壽削之真良史哉

金縢辨上

金縢雖今文亦僞書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丘之禱久矣。三代聖人，天壽不貳，武王不豫，命也。豈太王、王季、文王之鬼神，需其服事哉？以身代死，古無此法。後世村巫里媼之見，則有之矣。廣陵王胥曰：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周公豈廣陵之不若乎？二公欲穆卜，公拒之，以爲未可以戚我先王。臣與子一也。他人戚先王，不可而已。戚先王，則可。非伯尊之攘善，而何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壇？又曰：士大夫去國爲壇，位向國門而哭，爲無廟也。當是時，太王、王季、文王赫赫寢廟，周公非去國之時，雖曰支子不祭，然公爲武王禱，非爲身禱也。舍太

廟而爲野祭不祥孰甚焉。方命卿士勿言隱諱。其迹而乃登壇作壇以自表揚者何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禮卒哭乃諱。其時武王雖病並未終也不稱元孫。發以禱而稱元孫某以諱是先以死人待武王也。某某者後世之俗諱。三代所無也。商人曰帝甲帝乙此不稱名之證。不稱某也。周人所謂諱者以謚代名。故禮凡祭不諱臨文不諱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晉荀偃禱稱平公爲曾臣彪此稱名之證。不稱某也。詩曰一日之臚發日駿發爾私。皆公作也。尋常咏歌不諱于其子成王之前。而一旦禱祀反諱於祖父太王王季文王之前。於義何當。治民事神一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元孫既無才無藝不能事鬼神矣又安能君天下子
萬民乎贊周公之材之美始于論語造偽書者竊孔子
之言作公自稱語悖矣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武
王克商已二年縱有不諱與天之降寶命何傷劉先主
草創西蜀卽位二年遽崩仗一孔明猶能支持強敵而
周家積累千餘年以至仁伐至不仁十亂猶存八百諸
侯尚在周公不必憂危至此且周公既不告廟而私禱
矣武王已瘞已身無恙公之心已安公之事已畢此私
禱之冊文焚之可也藏之私室可也乃納之於太廟之
金縢預爲日後邀功免罪之計其居心尚可問乎禮祝
嘏詞說藏於宗祝非禮也是謂幽國豈周公有所不知

而躬蹈之乎中庸曰事死如事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
爾汝之實則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享多儀儀不及物然
則爾汝者古人挾長之稱而圭璧者所以將敬之物也
公呼先王爲爾不敬自夸材藝不謙終以圭璧要之不
順若曰許我則以璧與圭不許我則屏璧與圭如握果
餌以刲嬰兒旣驕且吝慢神蔑祖而太王王季文王甘
其爾汝之稱又貪其圭璧之誘於昭于天者何其啟寵
納侮之甚也夫周公古之達孝也孝父與孝兄孰切當
文王崩何以不禱或曰武王得天下主幼國危關係甚
大公故急而爲之耳然則文王大勲未集年又九十七
歲周公以爲老耶賤耶直當死時耶

金縢辨下

周人重卜。國有事卜于太廟。禮也。金縢藏後。武王在位四年。公又居東二年。六年中。周人竟不一卜太廟。啟金縢乎。此說也。括蒼王氏曾言之。然康成以爲金縢者。古藏秘書者。皆然。不自周公始。猶可支。吾按經文曰。公乃自以爲功云云。是并二公不告。且不知也。二公尚不知百辟卿士何以知之。曰。嘻。公命我勿敢言。百辟卿士既知之。則二公必知之久矣。在百辟卿士位卑分遠。難以進言。容或有之。二公爲國元老。明知公之精忠靈感。至于如此。而乃耳聞流言。目擊去國。相與坐視。寂若吞炭。何其忍也。倘風雷不作。金縢不啟。王竟誅公。彼二

公者。律以左。儒杜伯之義。尚何顏坐而論道乎。及至天
已反風。禾已盡起。方瞿瞿焉。命邦人起大木而築之。以
愚夫愚婦。所共曉。里胥田畯。所不屑爲者。二公乃自以
爲功。不扶帝室之懿親。而扶田中之偃木。何其不知大
體也。經文曰。我之勿辟。則無以見我先王訓辟字爲誅
辟。則二叔倘已稱兵。周公征之宜也。不必爲此言。二叔
尚未稱兵。僅流言而已。周公不可以王師報私忿也。訓
辟字爲逃辟。使公能自信。居東與居洛一也。公不能自
信。則率土之濱。孰非周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非
越境可免也。周公豈將爲武仲之據防。秦鍼之適晉乎。
然則二叔流言。奈何曰。此尤不足信也。當時叛者。武庚

非二叔也。監之者不早發覺。又從而助之。自宜同罪。亦成王周公之不得已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武庚爲紂嫡子。興復商之社稷。名正言順。何必以討周公爲詞。不比後世王敦蘇峻起兵。冒清君側之名也。若欲縱反間。害公使周國無人。則周公雖死。而鷹揚之太公平格之君。夷巍然尚存。皆足以奠周邦。誅頑民而有餘。又不比趙主一李牧。北齊止一斛律光。去其人即可圖其國也。况兄終弟及。商法皆然。即使周公代成王而踐其位。在武庚視之。亦不過如盤庚陽甲外丙仲壬之相承而已矣。何不利孺子之有何流言之有。若夫鴟鶚惡鳥也。周公憂盛危明。借綢繆未雨之意。君

臣交傲可也。若爲王信流言而作。是以惡鳥比君父矣。擬人不倫。指斥已甚。周公其不聖矣乎。康成解旣取我子母毀我室以爲旣捕我黨羽矣。宜還我土地爵位何蚩妄乃爾。總之漢求亡經過甚致僞書雜出。梅福曰。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天動威風雷。交作。魯世家曰。周公薨。大風拔木。成王乃啟金縢。尚書大傳曰。成王葬周公。遇風雷。追念前事。序而記之。蒙恬曰。成王有疾。周公揃爪沉河。書而藏之。二叔作亂。周公奔楚。成王讀記府之文。乃迎周公。四說者言人人殊。皆與金縢不合。善乎譙周之言曰。尚書遭秦火多缺。失學者談金縢都難憑信。斯得之矣。

六宮辨

六宮非古也。周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女御，掌進御于王。所鄭氏八十一人當九夕之說，皆漢儒嚮言，不可爲典要。夫一陽而二陰，君子之道也。自天子至于士大夫，有妃有妾，禮也。貴者多，賤者少，亦禮也。其制則難稽矣。考之六經，在易曰：「貫魚以宮人。」《詩》曰：「抱衾與裯。」《詩》曰：「諸娣從之。」不過泛指姬媵，無六宮之名。尚書顧命：「陳設瓊屑，罔命訓飭。」侍御均無六宮。左氏：「以公薨，路寢爲正，以小寢爲卽安。」明是一宮一寢，而公羊以西宮災，疑有東宮。明是揣度之詞。于他書則說苑曰：「天子諸侯正寢三，高寢者高祖之寢，子孫不得居其。」

二寢則路寢左右其實一寢國語曰內官不過九御襄
楷曰古無宦官文王十子一妃所生荀爽曰天子娶十
二帝譽四妃舜三妃此皆無六宮之証也或曰一命之
士父子異宮儒者有一畝之宮何天子而靳乎六夫所
謂宮者居室之稱非必居婦人也若天子遊觀偃息之
所又豈止于六哉或曰天子六宮象六卿諸侯三宮象
三卿故王后亦有六宮六寢所以理陰政也夫陰亦何
政之有以爲具粢盛乎既有膳夫膳宰若干人矣以爲
修蠶桑乎又有典絲典枲若干人矣天子致敬乎外后
致敬乎內足以奉蒸嘗頒蠶政而有餘若夫衾褐幃幄
瑱屑之務則事因人生人多事多非宮中所固有也宮

既無六則妃御有限。然先王卒無明文爲之立制者。何哉。子嗣有多寡。氣稟有強弱。非可逆定也。且使吾子孫清心寡慾。固善。卽或有縱欲而不能自克者。亦不必祖宗先爲之極明。言章理道。天子立六宮。御百婦。禮應爾也。然則六宮何始。曰。自秦始。秦滅六國。必取其宮人美女。列爲六宮。以宣淫而夸盛。然猶不敢自以爲禮也。漢興。高祖樂因秦舊。而叔孫制禮。又稱古制。以阿諛之。故帝則有五廟。則有原鬼神。則千二百所。武帝衍其緒。元成暢其流。無涓娛靈遊。增名目。而唐宋目論之。儒又震于禮經。關口而不敢議。以致開元宮人六萬。宋寧宗一夕御三十九人。巫蠱禍生。宦官毒流。僞作禮經之人。蓋

質爲之先矣。又嘗考禮而不覺失笑也。禮稱天子羞用百二十品。醬用百二十甗。其物又合麇醢脾析麇蜆以足其數。無論食前方數十丈。使天子對案若海。無下箸所。而且蜆贏皆穢蟲也。今之乞人不食。而當時天子食之。尤可怪矣。又鄭註天子冕旒玉用二百四十物。加以金飾。豈非巨鰲戴石頭。岑岑幾壓死耶。夫食色性也。而天子亦人也。一食而二百四十味。九夕而八十一女。一冠而二百四十玉物。寧有是哉。寧有是哉。

征苗疑

人多疑古文尚書而不疑其征苗者何也夫舜之德可以舞百獸寧不可以格苗若苗既不如獸又豈干羽之所能格惟德動天常人之所知也舜禹不知不智伯益知之而不早諫于用兵之時不忠豈以舜禹之聖必待困于心橫于慮而後作乎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干羽鐘鼓樂之儀文也聲教德化樂之精神也精神未孚而忽以儀文乎之豈理也哉瞽瞍雖頑舜之父也伯益諫禹引眡爲証是以逆苗擬天子之父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禹之失兵機其過小益之傷國體其罪大魏張郃亡羣臣嘆息辛毗解之曰當建安

時天下不可一日無武帝然武帝崩魏固無恙云云裴松之責其擬人不倫然則伯益之聖乃不如後世一裴松之乎且夫竄三苗于三危舜典也三苗不叙禹貢也苗民淫刑以逞是用勦絕呂刑也苗既竄矣何事于征苗既叙矣何必再征苗勦絕矣又何曾格其他分北三苗何遷乎有苗皆無來格之說以尚書証尚書而真偽定然則瞽瞍允若之言孟子何以引之曰此尚書之逸文也非征苗語也孟子稱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今之武成可取者何止二三策蓋均非其舊本也止血流漂杵四字猶其逸文爾

韓愈子五意篇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說苑亦載其詞淮南子終稱謂曰禹執干戚舞兩階

問而有苗服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不
修禹滅之呂氏春秋曰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是
數說者亦俱與尚書不合自記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三

錢唐袁枚子才

書鄂人對後

唐鄂人剔股奉母有司旌之昌黎欲腰諸市二者吾俱
非之夫非禮之孝旌與誅律無明文非先王之闕也先
王若曰將旌之與世固有僞爲名者將誅之與世固有
愚爲孝者將誅其僞而旌其愚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
不如淡而置之聽其自致明乎上之所重不在於是而
教孝之大體立焉未嫁之女爲夫守志律勿旌亦勿禁
卽此意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曰可以爲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持此二義以律過申之行始無偏陂不

然彼之制行既過矣而我之持論又過焉是上下交相過也卒何以得大中哉故大學不曰治天下而曰平天下

書王荆公文集後

荆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而後嘆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然則荆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爲養人聚人計也是乃商賈角富之見心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臧獲婢妾仰食于家主然所以畜之者恃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間不徒恃財力以

相制也。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流貧民乎富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強未并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爲之師亦不聞哀多益寡損子貢以助顏淵勸子華使養原憲者何也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費冗員諸病荆公不揣其本弊弊然以賒貸取贏考其所獲不逮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書權文公邳都論後

邳都廉直史遷以冠酷吏權文公作論雪都訾史遷嘻
是烏知遷之心哉古無酷吏名之者遷也漢無酷吏首
之者都也當秦殘暴高祖易以寬仁文景繼之天下熙
熙然安昇平也久矣忽都以嚴得寵立聲名從此甯成
義縱踵至殺人流血動至數萬都作俑之罪遷所深惡
也遷既惡都何難并其生十公廉直諫之事刪而不書
然而遷書之反詳者何哉以爲史者所以戒天下萬世
也使天下萬世見公廉如都直諫如都而一爲苛暴卽
首蒙惡名且身斬家破爲天下快庶幾曉然于小善之
不足以掩大惡而相趨爲長者此遷立傳之心也此遷

之所以爲良史也。曉一孔者何足以知之。唐人好排古
人持高議。都不足雪而曉一公雪之。申生季札未可貶而
獨孤及白居易貶之。皆過也。凡言必究其所裨而事必
稽其所敝。三代後父子兄弟間恩寢薄矣。得過厚者矯
之而立言者。又從而尊之。于世有所裨無所敝也。孔子
曰。觀過知仁。申生季札之過。申生季札之仁也。都之過
其足觀也哉。

書柳子封建論後

柳子之論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夫封建可行乎？曰不可。封建不可行，而何非乎？柳子曰：道可行而勢不可行，勢吾所無如何也。柳子不以爲勢無如何，而竟以爲道不宜行，是父老堯禹之說也。夫封建非勢也，聖人意也。郡縣非聖人意也，勢也。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一人之力不能君天下，必衆君之一人之教不能師天下，必衆師之。其置聰明作元后者，中天下而立焉，非有圭田世祿，不能正經界。行井田，非有諸侯卿大夫，不能有三田世祿，非有井田經界，不能有鄉廬郊遂。選車出卒，言揚行舉之法，非有諸侯之公子羣公子，又不能有大

宗小宗故井田學校軍政宗法其事皆因封建而起謂封建非聖人意勢也然則井田學校軍政宗法亦非聖人意勢乎封建始於何皇都不可考柳子之說似民之自爲封建擇其智者而君之若蟻之穴蜂之巢者然不知上古諸侯雖有萬國然史冊所載人皇定三辰地皇畫九州伏羲黃帝垂衣裳神農教耕稼堯舜治歷明時禹治洪水皆一聖人開天獨倡非仗衆諸侯助也亦非聽諸侯百姓之自爲謀也以舉世不知耕不知織不知天時地利不知舟車服用之際而一人如天如帝先知先覺其威靈神武何萬國之不可兼并而乃俱才山秦始皇下乎然而聖人不爲者公天下之心治天下之法

以爲非封建不可故也。柳子謂湯借諸侯伐夏，周借諸侯伐殷，故不敢變易其國。是知有商周而不知有黃農虞夏。非隙窺天陋矣。且夫秦之失天下，制政俱失。周之失天下，則在政不在制。何也？封建非周制也。夏封建四百年，商封建六百年，制失而能千年者，未之有也。禹諫防風，啟伐有扈，湯伐豕韋，高宗伐鬼方，周烹齊哀公，誅殺之權操之天子，何嘗無指臂之使？自昭王溺楚，穆王忘戴天之仇，且鼂荒遊覽而大事去。幽王被弑，平王忘戴天之仇，且戊申遷都而大事又去。周之天子不知有父子而欲周之諸侯，知有君臣得乎？然以無父之人卒不至於國亡身滅者，雖文武成康之遺澤在人，亦賴衆

諸侯維持而拱衛之不可謂非封建力也。夫穆王平王不知有父。此豈武王周公開國時所能逆料而爲之立制乎？是周之政失而非制失也。明矣。父子之倫廢。君臣之道失。然後強侵弱。衆暴寡。諸侯蠶食大夫。兼并左氏曰：其餘四十縣長轂四十日分趙氏之田爲七縣。曰：其俘諸江南夷於九縣。周書曰：千里十縣。一縣四鄉。春秋戰國時凡郡縣者無算。蓋不待秦并天下而海內之國駸駸乎半化爲郡縣矣。吾故曰：郡縣非聖人意也。并非秦之所能爲也。勢也。秦因循苟且。因其勢而導之。較之宋解兵權。唐靖藩鎮。事更易焉。有叛人無叛吏。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歸功於郡縣。何耶？使封建不廢。則諸國

有。若。秦。雖。暴。不。能。毒。流。天。下。彼。揭。竿。而。起。者。亦。終。有。所。
格。而。不。便。惟。其。爲。郡。縣。也。在。如。皇。尊。無。二。上。然。後。可。以。
殘。民。以。逞。在。隙。項。疆。索。無。阻。然。後。可。以。直。趨。關。中。是。秦。
之。失。雖。在。政。而。尤。在。制。也。又。明。矣。然。則。封。建。可。行。乎。曰。
道。可。勢。不。可。今。之。阡。陌。盡。矣。城。郭。改。矣。稅。法。變。矣。其。所。
封。者。非。統。袴。之。子。弟。卽。椎。埋。之。武。夫。也。其。能。與。三。代。比。
隆。乎。且。不。特。無。其。勢。并。無。其。道。漢。興。矯。秦。弊。大。封。諸。侯。
王。天。下。亂。晉。封。八。王。互。相。殘。殺。天。下。亂。明。太。祖。大。封。諸。
子。天。下。又。亂。是。何。故。哉。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親。
親。也。尊。賢。也。興。絕。國。也。舉。廢。祀。也。欲。百。姓。之。各。親。其。親。
各。子。其。子。也。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後。世。有。私。天。下。之。心。

而封建寵愛子也。半寵功臣也。求防衛也。其視百姓之
休戚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故封建行而天下亂無
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謂徒政子之之讓。周宋襄徐
假之仁義。師丹王莽之均田限田王安石之周官周禮
無所不敗。蓋不徒封建然也。因其敗轍而訾其成規。奚
可哉。古論封建者。荀仲豫陸機劉頌顏師古魏徵李百
藥劉秩杜佑皆能言之。而後人獨愛柳子之說。吾故駁
之。其封建之利諸儒俱已備言。茲不具論。

再書封建論後

或曰子言封建之非勢固已然如子孫何柳子曰尾大
不掉則子孫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矣曰柳子亦知先
王之愛百姓甚於愛子孫乎周公之命龜曰賢則昌不
賢則亡武王滅殷欲作宮于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曰五
行之山天下之險也使我有德則天下之納貢者遠矣
無德則天下之伐我者難矣此意也非獨周公意也卽
堯舜禹湯所以封建意也當其時天子不仁則湯武至
諸侯不仁則齊桓晉文至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
民望未絕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
上先王亦愛民甚矣豈其使子孫一人肆於民上尾大

不掉之說皆後世云云非先王意也雖然夏亡矣杞不亡殷亡矣宋不亡卽以子孫論而封建之天下雖亡不亡者何哉蓋公極而私存義極而利存天道然也亦非先王意也或曰封建之世如人才何柳子曰封建者繼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之世邑世祿聖人生於其間亦無以自立于天下曰以若所云則柳子不知今并不知古矣古者有國學所以教胄子也有鄉學所以教野人也彼言揚而行舉者其果專在國而不在鄉乎若夫舉舜于畎畝膠鬲於魚鹽傳說於版築伊尹於耕太公於釣管夷吾於士百里奚於市此并不在學校者也安見聖人生而無以自立於天下乎柳

子之說爲孔孟言也。夫孔孟之不能自立者道不行也。非封建爲梗也。然賴有封建然後栖栖皇皇之衛之陳蔡之梁之齊之滕幾幾乎有可行之勢而諸侯敬弟子從則聲名愈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爲師使聖人止於郡縣之世三試明經不第則黜促一邦姓氏湮沉亦邈世無悶已耳。安見其有以自立於天下耶。然則孔孟之刪六經垂俎豆傳食諸侯雖無以自立而有以自顯者封建力也。且惟封建故君多臣亦多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皀皀臣興興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此十人者皆不耕而食在官之祿者也。然不虞其不足者何也。其時大夫有采地民有受田累世蓄畬尺土

無曠故十一之稅重於後世而所出足供所食又大小其才爲十等用則游惰者無有也雖有佛老無所容身其間雖欲建浮屠立剎院而萬國鱗列經界劃然亦無此隙地縱有楚材而晉用者其爲得展其才受其利濟則一也後世以天子養羣臣故制祿之數恆虞其乏以人才副定額故放廢之士日見其多而且賢人君子官如傳舍所懷迄不得施或老死牖下欲越一步棲一椽不可得而非士非農非工非賈之氓從而祿之且據享其土木山川之奉若是者皆秦之罪也若夫有治人無治法自古然矣試問柳子之時彼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必曰朝拜而夕斥之矣其拜

者果賢乎斥者果不肖乎柳子將何詞以對

書唐介傳後

無其事而誣之讒也有其事而言之直也然直之爲道
有禮焉無禮則絞矣有學焉不好學則蔽矣于貢曰惡
訐以爲直者訐未嘗非直也無禮而不學則訐矣宋唐
介論文潞公以燈籠錦獻張貴妃其訐者歟其無禮而
不學者歟諫官退不肖職也所謂不肖者必誤國蠹民
然後可以明白指列不宜挾曖昧制宰相也亦不宜因
甲事遷怒乙事而悻悻求勝也介忌張堯佐遷怒潞公
因潞公遷怒貴妃無論所劾無有也就令有之而宮省
甚密進奉甚秘介何從知之介如探聽於宦寺訪求於
提徑則介亦行險倣倖之人而已矣言人之邪而已不

得爲正發人之私而已不得爲公此類是也禮曰疑事
母質又曰內言不出于閫宮闈之地內言也亦疑事也
可昌言之而身質之乎王鳳陷王商發陰事而丙吉笞
官婢誣汚衣冠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或曰介黜潞公薦
富弼亦爲宦官宮妾不知姓名故歟曰此宋人之陋說
也舜察邇言湯立賢無方樊姬進孫叔敖長孫后譽魏
徵未嘗不得其人若夫鄉曲之儼鈴閣之卒皆宦官宮
妾不知名者也其可以爲相乎宋史以趙抃與介並傳
爲其抗直相似不知抃之言曰君子有過當保護愛惜
之小人雖小過當力遏絕之此言正介之藥石也與同
傳焉介愧矣

再書唐介傳後

其時有孫甫者與介齊名而不學尤甚對仁宗曰天子之妻后一而已餘皆婢也余按六經無婢字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見于曲禮矣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見于昏義矣女御女史典婦命婦見于周官矣卿大夫家尚有貴妾賤妾之分未聞以婢名也鄭康成秋官注古無奴婢女子之入于春藻者爲奴婢乃罪人之稱故秦穆姬爲晉惠公登臺而請自稱婢子齊威王怒罵曰叱嗟而母婢也焉有天子之妃嬪降后一等而槩呼以婢哉滕達道用官錢杜衍欲罪之范仲淹欲寬之富公介兩賢之間有難色甫責富公

曰。是。不。知。有。法。也。是。又。悞。矣。夫。法。者。胥。吏。皆。知。之。非。獨。甫。也。孔。子。曰。赦。小。過。周。公。曰。議。親。議。賢。豈。周。公。孔。子。皆。不。知。法。者。乎。其。時。仁。宗。寬。大。不。罪。諫。官。政。無。缺。失。故。畧。知。好。名。者。諫。無。虛。日。不。過。攻。人。主。後。宮。許。大。臣。陰。私。而。已。蘇。轍。年。才。十。九。對。策。中。便。斥。仁。宗。好。色。妄。庸。習。氣。大。概。爾。爾。介。後。受。制。于。王。安。石。一。無。建。明。聲。名。滅。于。作。御。史。時。故。何。也。凡。人。無。病。而。灸。則。有。病。而。不。治。亦。勢。之。所。必。至。者。也。善。乎。陸。宣。公。之。言。曰。所。謂。小。人。者。非。必。盡。懷。險。詖。撓。撓。邦。家。也。以。其。趨。尚。狹。促。以。自。異。爲。不。羣。以。阻。議。爲。出。衆。故。孔。子。以。極。極。言。行。者。爲。小。人。然。則。宋。之。諫。臣。其。不。識。政。體。者。皆。小。人。而。已。矣。

書復性書後

唐李翱聞佛者也其復性書尊性而黜情已陰染佛氏而不覺不可不辨夫性體也情用也性不可見於情而見之見孺子入井惻然此情也於以見性之仁孺爾而與乞人不屑此情也於以見性之義善復性者不於空冥處治性而於發見處求情孔子之能近取譬孟子之擴充四端皆卽情以求性也使無惻隱羞惡之情則性中之仁義茫乎若迷而何性之可復乎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記曰人情以爲田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古聖賢未有尊性而黜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欲此七者聖人之所同也惟其同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

而王道立焉。已欲立，立人；已欲達，達人。而仁人稱焉。習之以有是七者，故情昏，情昏則性匿，勢必割愛絕欲而遊于空。此佛氏剪除六賊之說也。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繼之曰：上智下愚不移。性有上中下之分，斯情亦有上中下之別。見舟車焉，賢者曰：可以濟人。其次曰：可以遊息。不肖者曰：可乘以作賊。見美色焉，賢者曰：勿使怨曠。其次曰：勿惑爲戒。不肖者曰：吾昵之。而且鬻以取利。其情之動而不同者，皆隨其性之昏明高下而流露者也。情何累性之有？且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子之情則無行不與矣。弗狃召則喜，館人亡則悲。論戰則懼，聽韶則樂。思周公則夢，終其身循。

環於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不已也堯舉十六相未必非
喜舜除四凶未必非怒喜怒不必爲堯舜諱也孟子不
以好貨好色爲公劉太王諱而習之乃以喜怒爲堯舜
諱不已悖乎文王赫斯顏淵不遷子路聞之喜皆喜怒
也後世惟晉惠帝流乃無喜無怒意然若初生之犢其
性學之深果賢于堯舜文王顏淵子路乎孟子曰我四
十不動心言當大任而不懼卽齊王反掌之意辨誤認
爲堅忍虛寂則亦北宮黝告子而已矣奚稱爲孟子然
則習之水火之喻何如曰尤誤也夫水久性也其波流
光燄則情也人能伏其流而揚其光其有益於水火也
大矣若夫汚而爲泥沙鬱而爲烟黷此後起者累之所

謂習相遠也。于情何尤哉。

書留侯傳後

四皓高祖故人也。當高祖除秦苛法，天下如出炎火，登春臺，四皓不披羊裘，受物色，其行徑過高，非人情。一旦震于金幣，齊其足，雙雙而俱至，不爲高祖用，乃爲惠帝用。失人又不類高士。旣來之，則安之。惠帝可與遊，宜少留焉。若伯夷、太公之就西伯，卒奄奄無聞，偕行耶？同日死耶？何沒沒也不賢？惠帝而來，不智賢；惠帝而不輔，不仁。不在其位，而與人家國不義。四皓亦陋矣哉！高祖謂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不可搖動。」其言尤可疑。四皓無碩德重望，填輔東宮，苟搖動之，彼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呂后時產祿，封王，惠帝搖動者數矣，不得已而痛飲求

早崩爲可悲也。彼四皓安在。羽翼又安在。然則四皓何如人。曰史遷好奇。于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刪之宜哉。宜哉。

惠帝爲四皓立碑。爲後世人臣賜葬之始。見任昉文。章緣始而通典。通考。金石錄。皆無之。方知文章緣始亦爲書趙世家。屠岸賈事亦相類。通篇以妖夢神鬼事雜之。則史公欲以釣奇而非爲實錄也。明矣。惠帝時無司徒官。碑削。惠公爲惠帝司徒。尤可笑。自記。

書宋均傳後

或問宋均之言曰吏能宏厚雖貪無害惟廉察之人爲
毒最甚是何言歟曰子不見犬馬乎芻廩羶盆受人
畜養可謂貪矣然而利于人又不見夫蛇蝎乎餐風露
飲水可謂廉矣然而害于人夫蛇蝎非與人有仇也犬
馬非與人有情也其氣之一良一毒天早有以付之使
爲其性而在彼亦不能自克也用人者畜犬馬不畜蛇
蝎此宋均意也曰然則何以有用人之仁去其貪之說
曰仁與貪雖有公私之分而皆起于一念之愛其生機
皆未絕也惟夫一無所愛之人生機盡絕而無可用亦
無可去此申韓之所以原于老子也且仁而貪不如仁

而廉不仁而廉則不如不仁而貪何也均一不仁耳貪則心怯廉則膽熾貪則易敗廉則難傾吾恐郢都張湯盧杞之殺人必多于甯成義縱元載之殺人也莊子曰察士無凌諄之事則不樂夫凌諄亦何樂之有而察士當之則以人之不樂爲己之樂也果以人之不樂爲己之樂則其殘民以逞又何所不至漢東平王以爲善爲樂齊南陽王以聚竭爲樂此其証也然則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又何歟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者上智也其次者中人也天下上智少中人多聖人立教不上智相期而以中人爲斷以爲天下人非一己所能盡贖也使人人知贖人

之有謝而共爲之則人之不贖者寡矣使人知贖人之無謝而讓吾獨爲之則人之受贖者寡矣且索謝與受謝又不同也吾之贖人原非爲謝而彼之以是心至者吾從而受之亦所以安其心也必使彼之心抱不安于我而我之廉名乃播于遠邇則是贖名非贖人也可以欺庸人不可以欺聖人

書顧覲之傳後

沛郡唐賜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蟲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刳驗五臟悉皆糜碎尚書顧覲之議張忍行刳腹子嗣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劉勰爭之不能得詔如覲之議垂爲科例君子曰法可執也而情不可不原也夫殘屍者誅此法也問所以殘毀者情也唐賜之子若妻愚民也愚則以遵先人之命爲孝且急欲得先人致死之由以爲孝孝且獲誅設有悖逆之人殺父與夫剖屍以逞毒覲之何以律之仍以棄市論是孝與惡同罪也求之于棄市之外則法已盡矣比村之酒毒酒也吐蟲碎臟毒既驗矣不誅行毒之凶人而誅受毒

之妻子何也。觀之以爲傲生人乎。世之行毒者多而無故而剖其夫與父之屍者鮮也。以爲愛死人乎。則死且命之矣。旣受毒以死而又沒其冤滅其家絕其血食鬼之呼號可知也。先王之所以重毀支體者愛人故也。然上之愛人不如人之自愛也。人自愛莫如身。而有所割癰彈疽者蓋以不愛爲愛故也。况加于無所知之身以驗其所以致死之故哀痛迫切遵命遽行若是者爲理其冤可也。冤得而後責其不告于官擅自毀割以過失論可也。唐高宗患頭風醫曰刺血可愈。武氏欲高宗之不愈以死也。大言曰醫欲刺天子頭可斬也。觀之問之當賞武氏矣。

宋史孫唐判陝州有民盜母骨與父合葬者有司論如律唐卿釋之與此論暗合

書王文正韓魏公遺事後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是乃仁術也權術二字始於孔孟大臣經邦權爲貴宋名臣少可與權者惟王文正韓魏公可與權然韓公之權正王公之權不正不可不辨夫正與不正無他亦辨之其心而已矣其心爲國歟正也其心自爲歟不正也魏公知貢舉爲蘇轍病請改期竄任守忠出空頭勅一道此魏公之權而王公必不爲者也王公薦寇準不使知拒張師德不肯見此王公之權而魏公必不爲者也何也進賢退不肖非破常例不足以得非常之才而制小人之死命然專擅之迹中外共知矣魏公以爲苟利國雖冒不韙之名亦

所不計。王公以爲恩威者。天子之事也。事雖當。人臣冒而行之。寧獨無後咎。餘責耶。當日當國之久。主眷之深。韓不如王。蓋一則見其大而自謀者。踈。一則用心深而結主者。巧故也。然則凡焚諫草。絕私謁者。皆非欺曰古之薦人。所謂讓于臯陶。讓于夔龍者。彼臯陶夔龍。豈皆不知歟。古之諫君。如周公陳無逸。召公作旅獒。彼豈私入告而又順之於外歟。沽諫名與沽不諫而諫之名。孰大。薦人市人恩與不薦人而市君恩孰深。是皆深於行權而不得其正者。

書鄒浩傳後

鄒浩以諫貶嶺南將行泣下其友田晝責之曰浩居京師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君母以此自滿也浩收淚謝之君子曰浩固懦矣而晝亦爲不仁也君子之于朋友也善則勉過則規有患難則恤其妻孥而慰其心志浩旣流竄此患難時也非平居有過時也宜慰恤不宜規諫齊莊公之難有陳不占者赴崔氏餐則失匕上車失軾曰無勇私也死義公也遂死崔氏君子不以其懦而沒其忠也浩之泣懼乎悔乎憂國家乎戀其祖父之邱墓乎爲離別可憐之色乎爲公爲私均無傷于忠也彼田晝者于死生之道了然如此

盡學陳東之救李綱爲一疏以救其友脫有不幸其與
寒疾之死亦相等也不自責而責人薄于情而午其直
君子所深惡也且浩不宜泣晝宜泣耳蔡元定遠竄時
朋友送之有泣下者元定夷然朱子曰朋友相愛之情
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然則浩與晝可謂兩失也

書通鑑溫公唐維州論後

土蕃刼盟入寇爲唐患久矣得維州以控平川永安中國此韋臯德裕之忠謀而僧孺拒之于義大垂溫公乃引荀吳拒鼓叛爲言不知荀吳之拒鼓叛卽孔明之縱孟獲也知功將成特使敵人盡其力服其心而毋勞再舉卒之鼓與孟獲逃將焉往若唐失維州則百年爲戎路而已矣不得以鼓與孟獲比又曰土蕃新好維州小而信大不知維州未降前一年土蕃已圍魯州彼背盟在先我納降在後非失信也又曰悉怛謀在唐爲向化在土蕃爲叛臣其受誅何矜焉更誤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二皆殷之叛臣也伊尹去桀就湯亦桀之

叛臣也。文王與湯皆至忠大聖。其將執向化之人而歸之於桀於殷乎。又曰。譬如隣牛逸而入家。曰。彼曾攘吾羊矣。吾亦攘之。則又引喻之誤矣。當隣攘吾羊時。公將聽其攘而不問乎。將訴之官而求還吾羊乎。抑羊仍歸家而不認。故物乎。維州者。唐人被攘之羊。非土蕃逸奔之牛也。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此指宋萬弑君之賊。以隣國爲遁逃。與外夷慕化者不同。漢高已定天下。故斬丁公以求名。光武未定天下。故封子密以招遠。若悉怛謀者。封之可以招遠。而殺之自覺無名者也。禍莫大於誅降。悖莫甚於以怨報德。恥莫恥於殺人以媚寇。僧孺之論溫公之言。殆兼之。

矣。祖逖鎮雍州，石勒畏之，逖麾下叛降勒者，勒送還之。逖感其意，亦送所降以報。君子以爲失計，且以爲不忠。何也？降者不受境，將日蹙而逖奉天子討勒，非若敵國然。爲講信修睦計也。在易比之九五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禽來趨已者，尚舍之而況于人？溫公作相，契丹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母生邊，擢其時棄米脂四郡以與西夏，而又持論如此，然則公之所以服外夷者如斯而已乎。

溫公當王安石執政時，遣王韶經畧西事，復熙河一路，又遣趙鼎充招討使，畧討安南官兵八萬。死者過半，公有鑒于此，故借論維州事以儆神宗。然于唐代事理殊不合，自記。

讀賈子

賈子偽書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聞表
與餌也。賈生王佐才識政體必無是言。若所云云。隋煬
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吾尤怪太史公謂生悲不用
故早折。非知生者。洛陽年少內位大夫外爲師傅。非不
遇也。文帝曉誠自驚。不及寧肯虛譽其所議論。頗見施
行。其未爲丞相者。將老其才而用之。賓門納麓。堯試舜
且然而遽謂文帝不用生乎。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
所施。必遠過鼂董而卒之。天奪其年。豈非命耶。生自傷
爲傳無狀。哭泣過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蓋深于
情者也。所以爲賢也。爲鵬賦弔屈原。皆文人之偶。寄顏

淵不改其樂亦三十而卒烏得以其早亡爲有所懟乎
夫書旣不足以傳生而太史公又妄以已意測生宜乎
蘇氏之論生愈與生遠也

讀左傳

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獻子曰：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有間鳴呼此獻子之所以爲君子而戌之所以爲小人乎？夫君子之令聞，不在于室求也。戌恃有令聞，以合晉楚之交，卒至亂中國，勞諸侯而已。受其封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如賤媒然，彼此兩譽，非爲男氏也，非爲女氏也。于己有利焉耳。假使楚氛甚惡，爭盟起釁，晉人旋入于宋，楚迫而兵之，則宋先亡。然戌之爲人，不卑媮爲恭，不矯詐爲儉，則亦無以傾動兩國而行其說。其所以規獻子者，正其所以自爲也。左氏深惡之，故一記受封，邑再記受夫人之璧馬。

以著其貪。貪令聞與貪。璧馬一也。善觀人者。不薄之于受璧馬之時。而早覩之于規獻子之日。或曰。堯舜茅茨。禹卑宮室。何耶。曰。卑宮室者。異乎峻宇雕牆而言也。論堯舜必折衷于二典。禹貢今有人焉。衣山龍火藻之服。受璆琳琅玕之貢。而終日黜然居茅茨土階中。類歟。不類歟。此說蓋墨家者流也。尚待辨哉。

讀喪禮或問

名之于人甚矣哉古之人有自隱其過以求名者有自表其過以求名者余讀劉古塘喪禮或問序而不覺慨然也某公居喪屏妻自期有七月之後因見母故見其妻而心動強抑苦禁諄諄然告人夫禮禫而從御御之云者以上臨下之詞黃帝御女云云始于道家邪說未聞以同藏無間之夫婦而可言御也杜預註爲射御之御蓋從政也義最正大鄭氏以爲御婦人不知禫在先吉祭在後孝子尚未復寢而乃於堊廬中先御婦人乎君子出辭氣斯遠鄙悖床第之言不踰闕夫子告宰我以居處不安所該無限而卒不指爲與婦居與婦處也

自漢儒創爲非時見乎母不入門之說似乎君子一遇凶事而母子有重關之隔夫妻如盜賊之防不已悖乎然某公之所以自言其私者亦有所本人問漢第五倫公有私乎倫舉二端以不自隱飾相傳爲美不知倫之私倫以爲自知之而卒未嘗自知也倫之言曰有饋千里馬者雖不受後遇三公選舉終不能忘然亦終不用也蓋以不忘饋馬爲私而不知倫之私不在此當饋馬時倫當爲己身立想不當爲國家立想其人素無交歟不受可也與選舉無與也其人素有交歟受千里馬報以其值可也與選舉又無與也當選舉時倫當爲國家立想不當爲己身立想其人無益于國歟不用可也不

必因其曾饋馬也。其人有益于國，歟？不受馬可也。不必因其曾饋馬而故不用也。如其曾饋馬而故不用，則倫但知立一已之名，而不知爲國家收用人之效。倫之罪大矣。又曰：兒子有疾，一夜十往還，竟安寢。已子有疾，終夜不往，夜竟不眠。蓋以眠不眠爲私，而不知倫之私又不在此。禮兄弟之子猶子也，猶之云者，準子爲言，而固已親親之殺矣。倫于兄子疾，十往則已，子疾更宜十往。已子疾不往，則兄子疾亦不必往。倫貪愛兄子之名，而至于一夜十往，則固已身往而心不隨。且旣悉其病狀，加之勞苦，安得不眠？倫貪遠其子之名，而至于夜不一往，則未悉其病狀，情固未安，而欲往之情卒難遏。禁

又安得眠。倫不自知其矯情釣譽之私而猶以爲與人共有之私。是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且倫亦幸而不忘不眠其友朋父子間天良猶未盡滅耳。若并此而無之。將遁天倍情終其身爲德之賊矣。某公之于妻也將以妻待之乎。不以妻待之乎。以妻待之則所居之喪卽妻之喪也。喪中饋奠之事霜露之感率其妻而共致焉。雖日日見何害。不以妻待之則專視爲媒褻蕩心之具而此外無一事焉。雖終身不見何益。夫至于隔絕其妻至期有七月之久則早視其妻爲媒褻蕩心之具而不以妻待之矣。一旦相見勃然有男女之思又何尤焉。且某公不嘗敘黃石齋事乎。石齋爲其友所黜置奴而倚

戶焉石齋處之夷然夫以妓之邪而石齋視之如友朋以妻之正而某公畏之如鴆毒其所以自待與所以待妻者何太不倫至此夫君子于倫理間自有中庸之道必欲強爲直而僞爲名其不可哉

某公往望溪寺題名

讀孟子

柴守禮殺人。世宗知而不問。歐公以爲孝。袁子曰。世宗何孝之有此。孟子誤之也。孟子之答桃應曰。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貸而逃。此非至當之言也。好辯之過也。夫舜之不能無父。卽皋陶之不能無君也。有父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法。瞽能殺人。卽能殺皋陶。皋陶能執瞽。卽能執舜。彼海濱者何地耶。瞽能往。皋亦能往。因其逃而赦之。不可謂執。聽其執而逃焉。不可謂孝。執之不終。逃而無益。不可謂智。皋陷舜爲逋逃主。舜容皋爲不共戴天之人。不可謂仁。中國無帝。皋將空天下而無君乎。抑自立而代舜乎。將求一無父之人而立之爲天子乎。以

子之矛陷子之盾孟子窮矣然則臯陶舜如之何曰舜
不自信其孝之能格父必不肯爲天子臯陶不自信其
力之能制虍必不肯爲士師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師瞽
瞍必不殺人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不肯
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後世一介之士猶知此義而謂舜
與臯陶肯貿貿然干天位哉聖賢之所以自立者言前
定則不跲道前定則不窮若待事發而后籌之也固已
晚矣桃應不知道之前定故悞問孟子不知言之前定
故悞答然則充類至義之盡如之何曰瞍果殺人無論
舜不執法也卽舜欲執法臯陶必諫可也不肯陷其君
於不孝也無論臯陶執法也臯陶卽不執法舜亦必逃

何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是不爲也。父殺人卽已。殺人
也。安有一君一臣各行其志。絕不相顧而爲此鹵莽之
事哉。秦商鞅用法嚴。太子犯法。鞅以爲太子不可加刑。
乃刑其傅鞅。尚知國君有子而臯陶乃不知天子有父。
是不如鞅也。荆昭王之時。石渚爲政。廷有殺人者。追之。
則其父也。還伏斧鑕。死於王庭。渚尚知廢法不可而舜。
乃逃而欣然。是不如渚也。然則周世宗宜如之。何曰。以。
舜律世宗迂矣。以臯陶律周之司寇。又迂矣。昔朱子謂。
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宜防閑其侍從之人。此世宗平。
日之所當知也。及至無可柰何。世宗亦宜降服出次。減。
膳徹樂。三諫不聽。號泣從之。使守禮。知所愧悔而戒於。

卷二十三
將來不宜以不問二字博孝名而輕民命也不然三代
而後臯陶少矣凡縱其父以殺人者皆孝子耶彼被殺
者歟無子耶

其論果非亦記者之過作又當放活一筆肆然無忌殆
以王仲任自居矣

袁子才辨士也集中似此者甚多蓋刊名者家父著
書立記者不得爾

書柳子天說後

柳子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艸木也
烏能賞功而罰禍乎袁子曰天地有功禍而無賞罰賞
罰者有心之用也功禍者無心之值也漢高所居五色
雲起諸葛將薨大星墜地是天地有功禍也漢高何德
以興諸葛奚罪而亡是天地無賞罰也雷擊嬰兒電焚
艸木以有知之威罪無知之物其威是也其所以用威
者非也國政不修兵荒水旱以有貳之辟殃無辜之氓
其罰是也其所以行罰者非也然則天之于人猶人之
于蟻乎遺肉于地聚者百族負焉而趨隆焉而居利其
身肥其子孫人之功而非賞也傾烈火沃沸湯卵傾巢

覆。浮。屍。百。萬。人。之。禍。而。非。罰。也。彼。蟻。者。豈。無。善。惡。功。罪。
叫。號。呼。切。日。辨。論。于。人。之。側。者。乎。而。人。無。見。聞。也。天。則。
大。矣。龍。蛇。虎。豹。蠻。夷。蟲。豸。鬼。魅。皆。如。人。之。呼。籲。叫。號。于。
其。下。而。天。無。見。聞。也。人。與。蟻。俱。遊。于。天。之。下。而。人。爲。蟻。
禍。福。人。與。天。俱。托。于。氣。運。之。中。而。天。爲。人。禍。福。有。時。人。
爲。天。所。禍。福。而。并。及。于。蟻。有。時。天。地。爲。氣。運。所。禍。福。而。
並。及。于。人。

書崔寔政論後

崔寔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
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教後
世之君日以殺人爲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正
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
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不蔽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
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
皆亂也或曰寔之爲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
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
則蕭傳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
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

不縱張敞之亡命矣。或曰：寔此言爲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又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其所殺者其仇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旁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其仇猶未死也。教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尤不可當桓靈之昏黨。鋼牢獄毒流海內，李雲冠榮，張鈞劉陶之死，寔猶以爲未足乎。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欺曰火明象也。明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焦爛爲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爲中人說法曰：御衆以寬曰寬，則得衆曰寬，而有制未聞以嚴教者。以宣帝之明而有意於嚴，故趙蓋韓楊之死，猶不厭衆心。况桓靈乎？吳劉虞作先刑後禮論，陸遜非之是矣。

書戾太子傳後

孟子曰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求則得之心之所求者事之所有也高宗求賢夢板築孔子欲興周夢周公呂后殺趙王夢爲祟趙武靈欲取吳娃夢美人熒熒而歌豈真有鬼神哉無他心而已矣人之心有所求自知其不能得也而抑之抑則靜靜則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天子之心有所求自信其無不得也而縱之縱則蕩蕩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武帝好儒得申公董仲舒好文學得鄒枚好色及歌舞得韓嫣李夫人好刑法得張湯趙禹杜周好財得桑孔好邊功得西夷南越蒲陶天馬好仙得上林神君嵩呼萬歲好治巫蠱得太子皇后牀下

之木人所謂求則得之道固然也今夫閭巷布衣入則
孝出則弟侃侃自信雖有淫昏之鬼不敢瞞其室也武
帝當漢全盛享天下四十餘年何巫蠱之能靈就使希
幸官人怨而詛帝帝果不諱官人非殉葬亦徙居園陵
耳又何益于已而爲大逆此其理皆易知也以帝之明
而卒不知者帝之心在貪生耳求仙旣可以長生巫蠱
卽可以短壽故太乙候神之外平日所祀鬼神至千二
百所又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何奴大宛是
率天下而先爲巫蠱者帝也其爲江充所窺也久矣帝
年高少恩慮後宮美人必有怨者慮左右大臣必有交
結皇后太子者其又爲充所窺也久矣故充者卽文成

五利流也。彼以長生誘之。此卽以巫蠱懼之。而田千秋者。又卽充術也。充以木人誣太子千秋。卽以白頭翁救太子。其邪正雖殊。而巧中則一也。當其時有臣如汲黯賈誼者。爲之痛哭流涕。深言神仙之必無。淫祀之無益。怨女之宜省。使帝不以生死動其心。不以猜忌存于中。則巫蠱必不發。卽發亦必不深治。雖有十江充奚能爲。內而宮人。外而士大夫。未必不免死。萬萬數也。帝之父。子。夫妻。未必不以天恩終也。然而在朝之臣。惟有驚懼。慌惕。閉口奔竄者。何哉。蓋其時當嚴刑峻法之餘。公卿皆斷走下士。救過不暇。而天下之人才。固已盡矣。古之賢君。知其心之不可貪也。而撝而存之。知人才之不可

棄也而禮而養之人吾類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鬼神非吾類也非其鬼而祭之不爲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其所與居者疑丞師保股肱心腹而已淫詞邪說何從而入之然則帝之表章六經獨無功歟曰務其各不核其實苟爲不熟不如黃稗轉不如文帝之好黃老宣帝之好申韓也使武帝好聖人之道如好神仙畏小人如畏巫蠱則唐虞三代求亦得之矣嗚呼惜哉

書韓子琴操後

韓子美里操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白謂深得文王
心事此高視聖人深求之而愈遠也夫聖人中庸之極
也中庸人情之極也文王之囚胡爲乎聞醢鬼侯而嘆
也文王之歸胡爲乎闕天散宜生行賂而免也以嘆爲
當誅文王不宜自陷於刑矣既陷於刑而自伏當誅不
當僥倖以免矣以紂爲聖明又不當嘆矣若心口不相
應而故反之以取媚則迂曲已甚人之生也直文王之
生也獨不然乎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文王其無是非之
心乎大雅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女魚然於中國斂怨以
爲德曰如蜩如蟬如沸如羹其非紂也至矣豈平時非

紂而至。羑里乃頌紂。耶抑羑里頌紂而赦歸。後轉非紂。耶。或此詩非文王所作。諒亦不過周公召公之詞云爾。豈周公召公知文王之心。轉不如韓子耶。稱紂爲聖明。使文王遇堯舜之君。其又將奚稱耶。當時譖文王者崇侯也。文王歸。遂伐崇。以當誅之罪。幸免於誅。而又伐人以鳴。懟何耶。蓋文王深知臣罪之不當誅。與天王之不聖明。而大義所在。則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身命所關。則異以行權。而以直報怨。內文明外柔順。易所稱盡之矣。孟子論小弁之怨。甚足而於舜。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然則象殺人。舜亦殺人乎。其深求聖人語病。與韓子同。

書後

嘗笑韓子不讀詩經故有美里操子瞻不讀易經
故有武王論易革卦繫詞明言湯武革命應乎天
而順乎人安得謂孔子不稱湯武也論語周之德
可謂至德也矣明指武王以應上文武王曰予有
亂臣一語所以統稱周者兼文王而言以三分有
二之業創自文王故也不然武王十有三年中何
嘗非服事殷者耶使文王遲至十三年之後紂惡
不悛又安知其不伐殷耶要知堯舜湯武易地皆
然者也而子瞻襲漢儒黃生之牙慧尤覺無味古
琴操曰殷道濶濶淩濁煩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

此詩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過韓子遠矣